



護黨救國重要文件彙編

民國十六年五月



滬港警察廳政治印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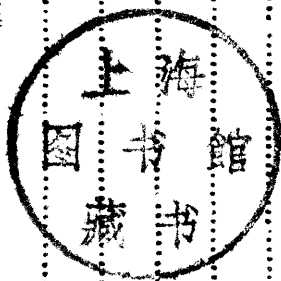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8 8553B

護黨救國重要文件彙編

目錄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同志呈中央監察委員會書	一——九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聯名護黨救國通電	一〇——一八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	一九——二五
國民政府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書	二六——二八
國民政府要人之重要演說辭	二九——四〇
國民政府貫徹三民主義之宣言與通電	四一——四四
蔣總司令在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歡宴席上講演辭	四五——五四
蔣總司令告全體民衆書	五五——六八
吳敬恆同志書汪精衛銑電後	六九——八一
武漢被迫官兵告前方官兵同志書	八二——八六



1577379

護黨救國重要文件彙編目錄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恒同志呈中央監

察委員會書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公鑒：竊總理於前年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分子，當時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李大釗亦曾聲明，此等黨員止以各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主義，並非國民黨與整個共產黨合作。今者共產黨有謀逆之準備，遂喧騰其聯共之口號，誣罔總理，挾制輿論，以圖大逞。按總理容納共產分子，有兩層用意：一，總理於學說向主自由研究，共產黨若無背叛中國與國民黨行爲，僅研究學說者，可與研究任何並無背叛行爲之學說，一同聽其研究；二，因總理知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尤其是階級爭鬥之共產主義，故自創三民主義，以適合中國，且允許共產黨分子之有覺悟者，服從國民黨主義，使之隱銷其逆謀。不料自共產黨分子加入國民黨以後，共產黨積漸謀逆，迨總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陰謀，本黨乃忍痛疊予以最大之庇護，且瘖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終望得遂總理銷其逆謀之願，而不知終究適予以得步進步之披猖。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

閱謀傾本黨者，借赤化爲口實，淆亂世界之衆聽。北伐軍興以來之所到之地，皆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怨聲。去年國慶後，本委員接得漢口寄來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共產黨主義青年團湖北區執行委員會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請本委員以監察委員資格有所注意，或加以彈劾，以止叛亂。本委員因諸如此類之叛逆印物，近年以來，時有發見非密加訪察，得其真相，不欲輕爲口舌之爭。蓋彼輩兇狡無賴，若不到澈底解決之時期，彼輩必騰爲老朽昏庸，思想落後，反動分子，反革命派等之標語，極其惘恍迷離，一犬吠影、函電紛綸，冒罵交闕，使成獸鬥泥中之形，以丐其虎据要津之助，（如俄人鮑羅庭之類）一擊不中，更張其焰。近半年中，本委員以中央所派江蘇特務委員會委員，鈕錕委員永建之後，同存上海注意時局。乃爲若輩包圍，離奇逆迹，隨在呈露。委員焦頭爛額，痛苦逾常，窮於應付，迫而謝病。本委員於本年三月六日晚間八時，偕同鈕錕委員及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楊委員銓，晤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委，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羅亦農，於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錕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其要點：本委員告陳首領，『研究共產學說，自爲其產黨之責，若實行共產，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

語孫總理，略在二百年之後；以我理想。二百年尙嫌不足。陳首領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輕掛招牌、正是膺鼎。陳說『你更瘋顛。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偽的麼？但你以爲康有爲之復辟，與偽共和孰優？』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偽共產，意在言外；因突然根問。問陳首領：『你定中國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彼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駭極之情狀，隨即將陳首領所定二十年中國可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一語，請楊委員於隔座特別注意。時羅首領似怪陳首領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員卽亂以閒話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贖十九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點商量才好』。因共強笑而罷。本委員自親在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口中，得到二十年中國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一語，乃核以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其扼要之言曰：

「雙十節本當慶賀，而無慶賀之價值……因爲內部奸賊，仍未澈底剷除，那裏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值得我們真誠的慶賀啊。」

「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我們最近決議案，是有辦法的：是有步驟的，祇須放大護黨救國重要文件彙編

膽量，祕密進行，圖我們的新生命，自有剷除奸賊，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熱烈的慶賀。

「我們的步驟，就是：

(一) 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一般的舊軍閥。

(本委員案：如此，蔣中正，馮玉祥，唐生智，暨各軍界同志，都是共產黨貓腳爪，被他們拿住了，向火裏去取煨栗子。不過他們把打倒舊軍閥，便算是想做

新軍閥，乃非常可怪的奇議論因此從前共產黨反對北伐，又增了一個用意的旁證。所以近來借抑制新軍閥的外面，在漢口挾着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行他們搗亂北伐的內面，都是他們預定的計劃。)

(二) 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為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的來解決他，以求最後的澈底吧。

(本委員案：亂麻指國民黨，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人們的血肉。這種無產階級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腳爪。請大家注意，開首喚起語，所謂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同志豈非同志，多未分得清楚啊。他們必定還有秘密文件，也得云：「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無產階級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想做新軍閥的國民黨。他們借乙打甲，借丙打了，借丁打丙，抽繭剝蕉的方法，已施於國民黨者，可以完全證實。他們不認無產階級人們爲同志，是見工呀，農呀，都是他們的貓腳的爪。最後打盡了中國大部分人，止贖他們的同志，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所以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甯倒孫文，罵孫文思想不澈底，送他照相到歷史博物館。規規矩矩是二十年；痛癢快快起來，二年二個月，止看機會！但他們種種喪失信用的利用別人，他們終有給人覺悟的機會，蘇俄的陰謀，施諸土耳其而不效，還要拿同樣失敗的方法，再奉中國試驗，難道因爲張邦昌與三桂是中國的特產品，中國遠東病夫，尙夠不上土耳其近東病夫麼？總理在

民族主義第一講，贊美蘇俄排強扶弱，幫土耳其革命，但是土耳其反了蘇俄，爲什麼呢？總理不說暗示我們留意罷了。（）

「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糾正辛亥革命之不徹底，製造新國慶紀念節，打倒新舊一切軍閥及資本家，剷除內部的奸賊，勞動罷工絕對自由馬克斯主義萬歲，階級鬥爭萬歲，無產階級人們萬歲！」

（本委員案：無產階級人們受他這句萬歲，正同普通開會，我們國民黨，也還正在那受他「國民黨萬歲」的榮寵，這算是被他利用時節的獎品。）

據上面共產黨敬告同志之步驟，參合共產黨首領二十年之定期，二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中國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或止是掛出招牌，似已爲難逃之巨禍。加以彼輩敬告同志，明言雙十節無價值，值得他們熱烈慶賀的，乃係蘇俄革命紀念日。又最近湖南省黨部，已有擁護鮑羅庭之口號，查有歐人李德爾致陳同志友仁書曾言鮑羅庭從前化名犯罪，屢更其國籍，鮑羅庭之名，本非彼之真名，彼在蘇俄共產黨內，爲煽動委員會之委員，故挑撥離間，手段惡劣萬狀。對人情厚貌深，乃是中俄共產黨普遍訓練而成之同一面孔，他

們閑談交際是溫溫和和，說起關係話來是結結硬硬、做出來是惡惡辣辣，說謊話是載在他們聖經第一章。（此想當然，他們有無聖經，則吾不知，）鮑在廣州時，有廣東皇帝之號，我們鄙夷他，以為不配，今觀其把持漢口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情形，鮑羅遜已支配國民政府下之中國，曾無疑義，則到共產黨勢力統一，在中國實現共產黨之時，中國全歸蘇俄支配，又無疑義。（共產黨用一個指頭遮羞，說中俄同在第三國際，不相統屬，更是變戲法的說話。其實那種帶領引見的情形，蒙古是慣做屬國的。我生蒙古，容許也說本是屬於中國，何妨又屬蘇俄。中國是只被人一再盜國，却還不會做過屬國，這正好共產黨去新試驗、我們國民黨不願意。要進第三國際，我們將來自己用國民黨去進，不要用列寧式的共產黨做贖見去進。）於此而得兩結論，乃本委員所不能不舉發，而本會所不能不過問者：

一、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有以黨團監督政治之言，則明明為已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預逆謀；此本黨不願亡黨。在內部即應當制止者也。

二、現在中國國民政府，已為俄煽動員鮑羅遜個人支配而有餘，則將來中國果為共產黨

所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爲變相之屬國，揆之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謬：此又應當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

（有人說俄國已廢除不平等條約，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奧，皆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止能認爲最惠國，聯合則平等未完全，顯生問題，所以德奧可認爲最惠國，尙未聯合也。）

因此，本委員認爲情事非常重大，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共產黨及附和共產黨之各員，奉俄國共產黨煽動鮑羅庭而罷踞，最近諸多怪謬之改變，乘北伐軍堅攻肉搏之時而肆其營兵抑將之議，無非有意擾亂後防。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本有反對北伐之文，俄國共產黨鮑羅庭在廣州，亦建議取江浙之議，勢力未充不欲國民黨羽毛驕豎，使其產黨難下催毀之手段。似此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尙聽其行使職權，恣爲顛倒。應再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或產生全國代表大會處分。但變故非常，一時不及等待，故本委員會不能不集會

摘發。是以本委員特將亡黨賣國之逆謀，十萬急迫，擬呈本會、伏祈迅予公決，得咨交中央委員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委員隨時討論，可否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則國民黨幸甚，中國幸甚。謹呈。共產黨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一分，合併附呈備查，

(已存汪主席處)

民國十六年四月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聯名護黨救國通電

武漢聯席會議有不合之點——(一)無適法根據——(二)以若干委員之自由意志草率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行動有可痛心者十一——(一)破壞卓著功績之黨的指導機關——(二)壟斷軍械欲置國民革命軍於死地——(三)漢口黨報誣毀革命軍絕不糾正——(四)排斥政治部中純粹之三民主義者——(五)排斥國民黨員之爲農工運動者——(六)非法勒令粵贛省黨部改選——(七)破壞本黨組織敢不平等歧視之端——(八)對努力同志任意拘捕演成恐怖——(九)黨報登載中傷誣蔑本黨中心人物之紀錄絕不糾正——(十)發表命令不顧黨國利益——(十一)非法決定應由共

產黨派人加入國民政府省政府，違反本黨以黨治國之精神，
斷送 總理所辛苦建設之本黨

汪主席並轉全體同志鑒：

本黨半載以來，革命工作之發展，一日千里，長江既全部肅清，帝國主義所盤據的最
大營壘之上海，亦告克復。凡此基本之發展，足證民衆熱望本黨之殷切，與本黨同志黨
後工作之艱鉅。不幸當此時期，表面成功之迅速，與內部重心之崩弛，適成正比。此
項工作，感指導之無力；內外要政，受無形之停滯。黨的整個意思，無由顯明表達；黨
的機關權力，莫能適常行使。內之百萬黨員，準備奮鬥，而不知聽命之何從；外之受治
於黨之民衆，對本黨之中心失寄，漸次增加其惶惑。推原其故，不能不謂武漢聯席會議
以來種種措施爲造成此局面之主因。本會爲中央監察機關，當此重要時機，爲顧全革命
利益，與鞏固黨基起見，未便放棄適鐸之職責，爰集會議詳加討論，僉認以爲武漢最近之
動作，實有極危險之傾向。茲特酌舉其錯誤之點，俾知事實所在，不容誣妄。

查武漢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係由到漢委員自由召集，據徐謙報告

，係爲「適合革命利益，應付革命時機，代表中央權力之必要組織，」其爲臨時機關可知。彼時中央黨部近在南昌，理應一交追認；乃不唯不經此項手續，且於中央已有令改政治會議武漢分會，且令停止職權之後，仍復繼續開會。以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而置中央之機關命令於不顧，將何以昭示中央威信於全黨，聯席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生之一切決議案之有無效力，更不問可知。此其不合者一也。

於中央已有明令停止聯會開會之後，復開擴大聯席會議，決定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根據上述，其仍爲毫無根據之自由召集可知。查主席及常務委員，爲第二次全體會議所產生，躬負重託，非至合法召集之第三次會議以後，不能解除職責。今武漢之第三次會議，既未經常務委員會之提議及同意，即常務委員之列席者，亦僅寥寥數人，而竟毅然不顧，宣佈開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爲代表大會未開時之最高權力機關，又適當本黨北伐軍蘇皖戰爭最吃緊之時候，竟以若干委員之自由意志，出以如此草率浪漫之態度而開會，此其不合者二也。

至於開會以後之行動，凡足以破壞革命利益，惹起黨務糾紛者，尤爲更僕難數，條而

舉之，有如下列：

開會後劈頭第一事，即爲「統一黨的指導機關案」。夫本黨爲革命之政黨，指導機關有無效率，以革命勢力能否在此指導機關下發展爲斷。第二次全體會議產生之常務委員會，成於北伐出師以前，在此機關指導之下，北伐軍事以最困窘之給養，任最艱鉅之工作，於極短促之歲月，克極頑強之二大軍閥，苟非指導得宜，得民衆之信仰，與武裝同志之奮勇効命，何以臻此？若非反對本黨革命勢力之發展，別有肺腸，何至於前方最吃緊之時，破壞卓著功績之指導機關？此可痛心者一也。

當該會議開會武漢之時，正中東兩軍武裝同志在蘇皖肉搏疆場之日，政府即不憫念其憂勞，亦何忍加以妨害。槍械子彈，爲北伐之命脈，乃武漢聯席會議三電粵兵工廠，令其停工，拆移機器於漢陽。此其壟斷軍械，阻礙北伐之陰謀，已顯然畢露；乃猶不止此，當國民革命軍力攻蘇浙時，連電請濟子彈，漢方均置若罔聞，是實欲置國民革命軍於死地，乃快厥心。此可痛心者二也。

國民革命軍受命北伐，義不容得一隅以自封，故自克鄂贛以後，即分道並進，規復東

南。而該會議中乃發軍事進行過急之辭，以爲詆諆，甚至原定調赴東南之兵，亦爲該會議所遮阻，逗留上游。及淞滬底定，漢口黨報，竟皇然誣國民革命軍爲匪軍。該會豈無耳目，何竟絕不糾正。其掣肘於事前，誣毀於事後，用心積慮，昭然若揭。此可痛心者三也。

國民革命軍之有政治部，原以統一黨的訓練，使整個的軍隊成總理之信徒，爲三民主義而作戰。自爲少數搗亂分子把持以後，純粹之三民主義者，被排斥無餘，甚至周納罪名，拘幽滿獄，是實欲中國國民黨之黨員，絕跡於國民革命軍中，而高呼提高黨權者，至此又不發一言。此可痛心者四也。

農工政策，本爲總理所貽留，指導農工，組織農工，爲國民黨員之天職。乃自共產黨分子加入以後，對國民黨員之爲農工運動者，盡量排斥，偶有組織，動遭摧殘。中央對此，不聞有糾正之事，而對於農會工會之幼稚行爲，則又視爲驕子，絕無指導制裁之權能。此可痛心者五也。

廣東省市黨部及江西省黨部之組織，並無不合法之點，而兩省黨部之選舉辦法，係經

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通過。此次列席武漢會議之各同志中，有多人皆曾親自列席於該會議，一切經過，均所親見親聞。今忽謂違背總章，勒令改選，不知究係違背總章之何章何節，各級黨部均爲指導本黨同志革命工作之機關，今以在合法情形下產出之兩個重要省分之黨部，在本黨革命勢力發展之環境下，而橫被取消，是本黨各級黨部在軍閥勢力下，猶能冒死奮鬥而存在，而在本黨黨內轉成毫無保障之機關，一切黨部均將寒心，下級屬部莫知秉承，妨礙黨務之進展，實開重大之惡例。此可痛心者六也。

特別黨部，原爲應付特別情形，以求革命勢力能迅速發展之組織，且已定有條例。

武漢會議，不從修改條例入手，竟決定除軍隊及產業工人外，一律取消，且限定特別黨部，不得有同樣選舉第三次代表大會之代表之權，是不僅破壞本黨之組織，亦啓不平等的歧視之端，而妨黨務之進行。此痛心者七也。

欲革命工作之完成，必須令各個黨員於負責努力中有所保障，今乃毫無正常理由，僅憑若干私人之愛憎，即可橫加處分。如因贛案而肅除爲黨努力同志之黨籍，令熱心者不敢負責，忠梗者人人自危，是爲黨員無保障。又如因一執行委員（彭澤民）之提議，不

具確實證據，不經審查手續，立談之際，而可停止中央執行委員（蕭佛成）之職權，中央執行委員爲代表大會所選出，如此摧殘，於法何據，是中央執行委員亦無保障。又在該會議開會之武漢，凡爲地面權力者所不慊之人，雖爲黨中任重要職務之同志，亦不免於任意被捕，任意拘留，該會議及政府絲毫不加以制止，是則自命爲中央所在地之武漢一般的人權，亦毫無保障。殘忍慘劇，演成恐怖。此可痛心者八也。

黨報爲宣傳本黨革命主義之樞樞，亦即黨治下一般民衆視聽所之寄託，乃漢口民國日報一月以來之所揭載，大書深刻，莫非動搖革命基礎，墮壞本黨中心人物信仰之紀錄。

如湖南省黨部之通電中，有蔣同志密令李宗仁同志監視中央執行委員等，毫無根據之謔言，影響所及，不獨毀壞革命軍人之令譽，且置中央執行委員之神聖名詞於何等地位。又如吳玉章同志，以負責之委員，主席湖北省黨部，而發表極端惡意之演說，甚至有「軍費佔一千三百萬，……但是我們的武裝同志還是饑寒交迫，……究不知他如何支配」等語。

此等意在中傷之籠統誣蔑，雖敵人之反宣傳，亦何以加茲，而竟公然宣傳於會場，復大登特登於黨報，若非蔣同志深得軍隊信仰，試問此等言論散佈軍中，將令前方發生如何影

響。吳同志既不知檢點如此，而中央宣傳部對於黨報，竟任令登載而不加管理，有意癡聾乎，溺棄職守乎？此可痛心者九也。

武漢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出之中央機關，近來所發表之命令，尤多不顧黨國利益。如江西省政府成立未久，正在努力辦公，以贛省貧瘠之區，遭去歲兵燹之慘，休養勞來，方資擘畫，而武漢竟下解散之令，馴至忠貞同志不敢負責，千萬人民惶惑無主。

當此全功未竟之時，唯省政府最能負責任，以普樂利於人民；贛省如此，何能望各省政府安心負責！基礎政治，顛覆是虞，人民徯蘇之望，何由實現？此可痛心者十也。

又本黨為負責建國之唯一革命的政黨，亦為領導國內一切革命勢力統一指揮之黨，其旨趣已見於歷屆之決議案及宣言，所謂以黨治國之精神，即為本黨對世界對中國民族毅然負起一切責任之表示。今觀於武漢會議中所決定採用之統一革命勢力案，竟有共同擔負政治責任問題之一條，內稱應由共產黨派負責同志加入國民政府及省政府，此種謬誤之決議，大有背於本黨以黨治國之精神，極端毀滅本黨組織之根本旨趣，減少羣衆對於本黨之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聯名通電

一八

堅固信仰。乃於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竟以若干中央委員非合法的會議中，爲此重大之決定。亡黨之責，誰當負之？總理所辛苦建設之本黨，不謂一部份之執行委員竟輕輕斷送之而不稍惜。此其尤可痛心者十一也。

如上所言，皆爲武漢會議中所加於本黨之根本之創傷，致使革命勢力發皇張大之本黨，有遍體創痍之觀。長此以往，不獨北伐困難，而本黨百萬黨員，與朝夕以求中國的自由平等之民衆，亦將何所寄託。險象如此，詎能再安緘默。爰痛切陳詞，望我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被髮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披瀝奉陳，敬候明教！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鄧澤如，黃紹雄，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古應芬，張靜江，陳果夫，青。

民國十六年四月九日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

中國國民黨因定四月十五日開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於南京，而國民政府亦遂決定設於南京。南京建首都，本孫中山先生所早定，所以黨員欣喜欲狂，不三日而籌備粗定。國民政府設於舊總統府，即近日一度會爲總司令部者，中央執行委員會設於省會。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原有八人，已到胡漢民，蔣中正，伍朝樞，宋子文，張人傑，尙有汪精衛，譚延闓，孫科三人，即日東來。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原九人，候補七人，除譚平山等，已看管監視外，恰贖九人，已到甯者，有蔣介石，胡漢民，甘乃光，丁惟汾，張人傑，尙有汪精衛，譚延闓，陳公博，何香凝，亦已就道。故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第七十三次，第七十四次已於四月十六十七兩日開過，國民政府亦於四月十八日正式成立，開始即公布政治會議交下之定都南京宣言 其文如左；

我總理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辛亥而後，倒袁護法北伐諸役，討賊

戰亂，輒身爲天下先；誠以滿清雖經顛覆，曾不須臾，國內軍閥得外國帝國主義之援助，益務有以阻止國民革命之進行，此種頑強之障礙不除，則革命之目的，不能敏活實現。

然猶慮革命黨人與其當前之強敵爲殊死戰，而大多數人民仍守其不問國事之舊習，坐視國家淪爲次殖民地，而不爲之所。故於十三年一月召集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

一方容許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以期集中全國革命份子於三民主義之下，共同奮鬥；一方提出宣言，說明本黨所持革命之主義，與其實行主義首先必需之政綱。

總理並於此時手定建國大綱，完成三民主義之講演，更於扶病北上之際，發表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宣言，而終之以最後之遺囑。本黨同志繼承總理全部

之遺教，奮鬥不懈，而所努力者，仍爲掃除革命障礙，準備三民主義之實行。故於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重行確定第一次大會宣言之主旨，對於主義，誓以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對於政綱，亦無所修改，但期見諸實事。蓋吾人深信唯總理所定之主義及政綱，

乃爲中國在此環境中唯一之生路，亦唯總理所定之主義及政綱，乃爲吾人由中國之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而達世界革命唯一之途徑也。兩年以來，本黨仍繼續總理領

導國民革命之精神，從事於扶助農工民衆團體組織之發達，鞏固廣東之革命根據地，肅清一切反革命份子，掃除東江南路一切叛徒，建立與人民合作之政府，完成爲人民而戰之軍隊。根本既固，又復出師北伐，以與大江南北勾結帝國主義之軍閥決鬥。而此戰之目的，即在完成總理生平奮鬥而不幸未竟之大業；換言之，即在完成國民革命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語其實際之設施：一曰使黨軍愈與人民密切的相結合，二曰造成廉潔之政府，三曰提倡保護國內之實業，四曰保障農工團體之利益，並扶助其發展。凡此諸端，具爲此次北伐目的與其必要手段之內容。今日賴黨軍上下將士之戮力，各省被壓迫民衆之同心，義師所指，無不克捷，東南數省軍閥割據之勢力，固已破潰，即向日軍閥所恃以爲聲援之帝國主義，亦已根本動搖矣。

不意在本黨繼承總理遺教領導全國民衆及武裝同志北伐進行之際，中國共產黨悍然破壞國民革命之陰謀與事實，繼續敗露於吾人之前。中國共產黨危害本黨，固不自今日始，而其破壞本黨，因而破壞國民革命，實以今日之逆謀爲最急。十三年之際，本黨接受總理容納共產黨黨員個人加入本黨之旨，許以信仰三民主義，參加本黨之革命工作。

乃共產黨公然決議，其黨員所以加入本黨之用意，在於藉本黨以立一強大之共產黨。

於是吸引我同志，傾陷我領袖，污蔑我總理，侮辱本黨革命之歷史，破壞本黨領導農工

運動之地位，遮斷本黨與民衆結合一致之戰線。總理當日坦然容許共產份子，固不料挾

有如此叵測之陰謀。本黨追念總理生平仁慈博大之精神，始欲許之以自新，結之以誠

信，故約束同志，以期潛移默化，銷弭糾紛，鞏固根本；不圖中國共產黨之字典上，無誠

信二字，恣睢跋扈，方欲摧排異己，推翻本黨武裝革命之同志，遂乃煽惑我軍隊，調唆我

肘腋，致有去年三月二十日之變。賴蔣中正同志之忠勇，黨軍之戮力，靖亂有方，逆謀

卒不得逞，而廣州革命策源地，迄今保全。於斯時也，本黨猶復閱其幼稚，不忍暴其

罪狀，其不敢公然背叛本黨之份子，仍予任使，期望有加，待之未爲不厚。曾幾何時，

吳佩孚以帝國主義之援助，稱兵南犯，迫我湘粵，本黨繼承總理討賊誅暴之大任，不能

不調撥義師，共中天討。中國共產黨果有認識國民革命聯合戰綫之美德，宜如何同仇敵

愾，洗滌前愆；乃彼黨領袖與策士，及其與本黨貌合之同志，衆口鼓惑，阻撓出師。

洎我軍規復江漢、移師江浙，連下贛閩，與孫傳芳張宗昌兩大軍閥作最後之決戰，同時電

令武漢各軍沿隴海京漢路北向並進。而中國共產黨分子徐謙鄧演達等受俄人鮑羅廷之指揮，多方阻撓，使各軍不能依原定計畫出兵，我東路與中央軍犯難前進，彼輩挾持漢陽兵工廠，不發一槍，不給一彈，且三電廣州兵工廠，飭其罷工，不特斷我軍械之接濟，抑且絕我軍費之供應，倒行逆施，務欲置國民革命於死地。向使中原各軍得依計畫而北進，以與東南各軍相策應，則肅清津浦路敵軍之日，已是會師直搗幽燕之時。今敵兵雖已盡於東南，然餘孽猶得負固於河北，久爲吾黨三民主義展轉苦戰之師，馮玉祥偏於西北，樊鍾秀困於河南，豫中附義之士，勢孤力薄，皆待救援；而徐謙諸人只知挾一隅之軍權以自謀，不發一兵，不濟一錢，其目的既與國民革命不相同，遂不惜放亂其步伐。然此種種固非徐謙鄧演達一二人之私行。觀其所把持之總政治部，援引共產份子，充塞部曲，三民主義戰士熱血漬染之河山，懸盡爲共產黨人掠奪特權之租界。其所宣傳，爲反對三民主義之宣傳；其所訓練，爲陰謀縱變詐挑撥之技術；其所工作，爲拆散國民革命之勢力，破壞國民革命之戰綫。爪牙四播，煽揚凶德，騷擾荼毒，騰爲民怨，喪失革命軍之榮譽，阻礙北伐之大計，武漢如此，到處皆然。謂非中國共產黨全部反革命之策畧，其誰

信之？不甯維是，當我軍甫定東南之際，中國共產黨竟在武漢集議，進而決定推翻本黨與國民政府之逆謀，假提高黨權統一指揮之名，行篡竊黨國中樞之實，擁甲倒乙，歡丙拒丁，破壞軍制之系統，煽惑本黨武裝之同志，侵蝕各地黨部之權柄，擾亂農工商學自覺之運動，逆謀既定，遂有二月以來武漢非法會議之發生。亂命四下，由來有自，議者不察，反以此等事變付諸流言，欺人者誠巧，欺於人者抑何其拙耶！本黨曩以中國共產黨份子自附同志，願爲國民革命馳驅，故竭誠容納而提挈之、今者甘心叛逆，阻撓北伐，謀爲不軌，直接破壞國民革命之戰綫，間接即爲軍閥與帝國主義之工具，不惟自絕於黨國，抑且自絕於世界。爲本黨自存計，爲完成國民革命計，固當驅除此叛逆；爲由國民革命以達世界革命之前途計，亦當掃滅此敗類。凡有血氣，皆當羣起以攻，絕其根株，弗使滋蔓；否則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國事不易爲矣！

以上所述，爲中國共產黨份子寄生於本黨，以破壞國民革命之始末。本黨如此敢竭誠告於文武將士革命同志，及全國國民曰：驅除共產份子，乃肅清革命陣地以內之反革命勢力，繼今以往，本黨必益當努力於黨權之集中，組織之精密，紀律之森嚴，信仰之統一

• 凡別有結合別有卵翼之反革命派，固當在所必除；而操志不定易與同腐之分子，亦當嚴加糾正。

• 唯國民黨爲領導被壓迫民衆革命之先鋒，唯三民主義爲適合於中國之革命主義，唯國民黨之主義，能使革命趨於民衆化，亦唯國民黨之主義；能使民衆歸於革命化。

大任當前，義無反顧，務於最短期間肅清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以促進世界革命。

謹此宣言。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國民政府告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文

國民政府此次接受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定都南京，目的在恢復黨權政權於三民主義之下，自由行施職權、以實現 總理之遺囑。

總理在世之日，所焦心苦慮者，爲如何而可建設自由獨立之中華民國，更進而實現世界各民族之平等自由。國內各階級之平等自由。因軍閥專恣於內，帝國主義凌逼於外日甚，且勾結一氣，以摧遏三民主義之進行，乃不得不先定掃除一切建設障礙之大計，毅然以出師北伐爲建國之先着。不幸出師未捷，賡恨以終、遺訓昭昭，以此重大之責付諸手造之中國國民黨，付諸平生所倚重之蔣中正同志。

總理既逝，本黨秉承遺訓，出師北伐，而以軍事全權托付蔣中正。蔣同志忠貞勇敢，受命以來，轉戰七省遂定江漢。四十年來，本黨軍事成績之偉大，蓋無過於今日者。雖然，苟無認識主義效命黨國之全體將士則蔣同志亦一手一足之力耳。深切言之，此種偉大之成績，實由於全體武裝同志之一德一心；更深切言之，實爲主義的成功，軍紀的成功。

武昌之役，南昌之役，以及肅清東南諸役，吾武裝同志之爲黨國犧牲者，不知凡幾，

天上英魂，地下碧血，所望爲生者之奮鬥，最後之成功。故吾儕未死之餘生，實負黨國之重託。昔程嬰生而公孫杵臼死，死者爲其易，而生者爲其難，國民革命之孤兒，今實保抱於武裝生存之同志，故吾人對於武裝同志，既備具尊敬，而又切勉於將來也。

自割據黨內之叛徒日囂月張以來，於本黨之組織宣傳，於本黨之農工運動，一一胥篋以去，乃更進而謀奪取本黨之政權。夫苟使本黨讓出政權，而中國民族得以解放；國民革命得以成功，各級社會得以安甯，則又無妨。無如燭察四圍，盱衡時局，本黨實與中國民族同其存亡，各級社團同其棄枯者，則又惡得而不爭，惡得不直任其艱而不辭。黨內之叛徒，見此乃益運陰謀，劫持本黨之弱者，竊忠實黨員亦憤激圖存，而護黨救國之運動起矣。

本黨在此肅清黨內叛徒運動中，同時不忘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之使命。故北伐之猛進，繼續不已。吾武裝同志之一彈，皆爲摧毀敵人壁壘之利器，斷不應爲爭攘權位而犧牲。總理所付託爲何事，人民所屬望爲何事，凡此皆爲武裝同志所深明，無煩喋喋告戒者。雖然，敵人不足懼，黨內叛徒之曲說陰謀，每易浸潤膺受入於歧途。以是

之故，中央政治會議爲統一武裝同志之政治訓練計，爲障示三民主義之信條計，決議請吳稚暉同志爲總政治部主任，以吳同志之學識人格，與蔣同志同在軍中，國民革命軍之銅牆鐵壁，乃不可撼，庶收北伐之全功，而達到國民革命之使命。

政府受本黨厚托，武裝同志艱難痛苦，日夕在懷，尤其值此內憂外患之時，益深同生共死之感。凡武裝同志所希望於政府者，政府無不竭其所能以資供億。苟不然者，願立總理之前領誤黨誤國之罪。甚願吾武裝同志，亦各以自誠爲黨國努力，受吳蔣兩同志之指導，竟國民革命之全功焉。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國民政府要人之重要演說辭

甯各界慶祝建都南京恢復國民黨黨權會場上，革命空氣非常緊張，而各要人之演說辭，尤爲重要，茲特詳錄如下。

(一)主席董光孚宣告開會的理由。今天的開會是爲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并國民黨恢復黨權大會。一，爲什麼要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呢？因爲南京是 總理的指定首都，建都南京，一方可說是承 總理的遺志，一方因交通便利易於應付外交，所以建都南京，是依照 總理的遺囑。我們民衆應如何去歡迎他。尤其是南京的民衆，與別處不同，因爲先 總理的坟墓在南京，即先 總理所在的地方，我們同志應如何努力表現三民主義，以慰先總理在天之靈。二，恢復黨權，中央黨部從廣東遷到武漢，就被少數叛徒及陰謀險狠者所把持與利用，以致在那處不能行使職權，不能代表民意。在最近幾月，武昌這班狐羣狗黨，竟懷惡意，想篡奪我們 總理一手創成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這是我們真正三民主義信徒之奇恥大辱，使我們何等的傷心。中央黨部爲最高領導的機關，現在

危險到這樣的田地，簡直可說黨的政府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真求三民主義信徒，一致團結起來，恢復黨權，打倒叛黨和篡黨的分，向前奮鬥，以求三民主義早日實現。這是今天開會的宗旨。

(二)吳稚暉講演辭

兄弟用江蘇人民的熱心，來歡迎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黨部建都南京

，這是總理幾十年前就看準了的。中國歷史上做國都的地方，如洛陽長安北京等處多得很，但是沒有南京這樣的安全。五胡亂華時，我漢族被壓迫而遷南京，就得安全。

六朝雖沒遠大規模，但是不到南京，還不能得如此安全，一到此地，就能保得住。宋時

漢族被壓迫也有遷到南京而安全的，元時漢族又被外族壓迫，明太祖建都在此，亦得安全，他兒子不聽他的話，所以不及三百年而明亡。所以有人說笑話，孫中山是明太祖轉世

的，這雖是笑話，却可表現出人民的心理。民國光復，中山先生主張建都南京，但袁世

凱不曉得南京的好處，定都北京，就十六年紛擾不安。這次克復南京，不一月而建都南

京的事實實現，並同時不約而同的接到汪主席的建報。也是說要建都南京。這豈不是總

理的精靈援助麼？即從前十六國的時候，還是受同邑民族的壓迫，現在則受白色人的壓

迫，所以更加要遷到南京了。中山爲何要南京國都、因現在時代的國，都是要靠海陸交通便利的地方，將來可以便於驅逐帝國主義的外國人出境。今日成立國民政府於南京，就是想把中山的主義盼望成功了。我們爲什麼要行中山的三民主義呢？因爲他的主義，是農工主義。革革到農工上面，就完成了。有大多數的農工出來革命，其餘少數的自
然會退避了。革命事業全仗互助，故須擴充到全民政治，把農工做了基礎。這農工革命
全民政治，雖明太祖微賤出身，歷過艱難困苦的不曉得。等中山出世，才要求世界的
民族一律平等，自他明白民權主義，要想南京建都，以便實行；故民國元年中山即堅持建
都南京之議。時同志反對者頗多，有人至於懷疑中山要南京做皇帝的，所以他跑了。
他想我生不到南京，故死後也要到南京來。中山的民生主義，就是修正馬克思主義的
，馬克斯是猶太人，他們猶太人受了二千年的壓迫，所以有激而爲共產主義。二十年前
中山研究民生主義時，他就說馬克思錯了。我這三民主義是以民生爲中心的，馬克思受
壓迫而生反動，好比是病理，我的民生主義是天然的，是生理的。所以要明白生理來救
病理。希望同志到處碰到共產分子、是要修正他的。所以我每碰到共產派的朋友，就同

他說，你們作事不要急，急就糟。我們家鄉有句土話說的，急急做二十九，三石做一卡，十六兩還是一斤。孟子講的易苗長者就是急的病。馬克思主義是很急的，這主義傳到俄羅斯，俄國人民就急得不得了，苦得不得了，我可以說我們中國革命在俄羅斯之後，革命成功在他之前。他這辦法，就革命到幾百年不能成功的，這是他太拚命了，太急了。

● 古語說的，飄風不終朝，暴雨不能久，好比叫我去拚命拚一點鐘兩點鐘還可以拚了，一天兩天我這老命真真沒有了。所以我告訴我的共產朋友們，你們別太急了。如我們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就不同，他以民生主義救世救國的，共產主義者是不管我們中國怎樣苦，也要過激的亂弄的。當時中山先生同他們(共產派)講，你們不要這樣的着急，我有民生主義可以救你的。同志們啊，要很相信國民政府遷到南京，什麼都完啦。請用十二萬分、百二萬分、千二萬分，決心做去，我們的總理是刻刻在後面告訴你，「你到南京、就不要怕了。」工農們，我們不但要做救中國的工農的，還是做要救世界的工農，但不是要走錯了呀！

(三)胡展堂演講詞 我們的同志、我們的同胞，今天南京各界民衆，對於國民政府建都南

京，和恢復國民黨黨權，有這樣熱烈盛壯的大會，是可以使人非常感動的。剛才吳稚暉先生已把南京建都的意義，說得很明白了，並且把總理的三民主義的重要原理和政策，解釋得很清楚。兄弟今天要講的，第一，總理在十五年前，就在南京建都。他看到只有在南京可以把中華民國建設起來，只有在南京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南京是總理指定的首都，所以我們總理手創的國民政府，必須在南京建都。我們更要知道國民政府的唯一任務，是要服從中國國民黨的命令，來完成總理的遺志。我們要在總理的中國國民黨之下，我們要在總理的三民主義之下，來完成國民革命，才是完成總理的遺志。總理的遺志，總理的革命政策，都是在總理的三民主義之下所產生的，如果我們離了三民主義來講總理的遺志，如果我們把總理沒革講過的，算是總理的政策，昨便是總理的叛徒。我們中國國民黨是要解放全中國的被壓迫民衆，更進而要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民衆，我們是要求中國的，進而至於人類的自由平等。所以要救中國，要救世界，只有我們總理的中國國民黨，才能擔負，因此一切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隊，一致要受總理的中國國民黨的指揮，才是真正的提高黨權。我們要提高黨權，是要

提高中國國民黨的黨權，不是，要提高在中國國民黨之外的一個黨權。革命的要義是要在破壞之後能夠建設，祇能破壞不能建設的革命，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要為民衆而後去革命，不是為革命而後去找民衆，更不是要為少數人或是某個階級去革命。我們國民革命是為民衆而革命，我們國民革命是為全國各階級的民衆而革命，我們要解放我們全中國的被壓迫民衆，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我們必須要擁護國民政府，我們必須要擁護中國國民黨、

(四) 蔡子民先生演講詞 今日是國民政府遷都南京的第一天。諸位要知道的，都城一遷了南京，並不是對於我們有虛榮，亦不對於我們自己可以得到便宜。我們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是為了救國，為了救黨。要知道三民主義與南京是發生極大的關係，總理所創三民主義學說，當同盟會時已經宣布了，不過當時還是祕密結黨，祕密宣布主義，後來一直到了總理在南京做總統時才公開宣布出來。可知南京與我們的黨，與我們底主義是發生了極大的關係。現在武昌方面是冒充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假借三民主義的招牌來實行共產主義。他們發號施令都受俄國人的指揮，絕未有獨立的精神，這是冒充民族

主義，他們在那面主張階級獨裁，以爲只有無產階級可以把持政柄，這是冒充民權主義，我們國民黨的民生主義是想解決全民衆的生存問題，希望人人都有安全的生活，而共產黨只求無產者的生活，只有一個階級的人類可以得到享樂，以爲其他階級儘可不顧，無生存權利，這是他們冒充民生主義，現在中國有了兩個僞政府，僞北京政府與僞武漢政府，北京政府好像一個遊蕩子，每天只管遊閑，不知勞動，全身血脈也停止了，手足也麻痺了，已經成爲廢物，絕無用處，武漢僞政府是共產黨所操縱的，是俄國鮑羅庭在裏面鬼混的，想用殘忍的方法來屠殺國人。要知道中國的病，好像一個患虛弱症的人，要用補藥來救治，而俄國鮑羅庭還拚命用大黃去泄他，試問這樣一個虛弱的人，經得起再泄麼，現在我們底責任更大了，一面要打倒遊蕩的北京僞政府，一面還要掃蕩操縱的武漢僞政府，然後三民主義的精神才可發揚光大了。

(五) 蔣作賓先生演講辭

今日是我們中國國民黨政府遷到南京的第一天，我們非常歡喜，尤其是我們國民黨被共產黨排除後恢復黨權的今天，那更有特別意義特別可喜。從前我們容納共產黨，本來待他們是極客氣極親密的，並且希望他們來實行我們底主義，不料

我們到後來竟喧賓奪主起來，想用種種方法來消滅我們底黨，凡是國民黨的忠實同志，統被他們排擠，把持高級黨部，來命令國民黨聽他們指揮，實行他們欺騙無產者的主義。

非但如此，我們北伐軍在前方與敵人肉搏，而他們却在後方搗亂大喊其口號，誣蔑我們領袖、我們打杖是要子彈的，而他們在後方留中不發，我們北伐將士是須衣穿的，而他們在後方把軍服扣住，他們簡直是北伐軍的仇敵，我們不想法剷除、國民革命是無由完成的。

他們又掛了國民黨招牌，不做國民革命工作，專門做分析黨員的工作，誰是右派，誰是左派，凡是真真的一個好黨員，排除出去，不許他們革命，滅弱國民黨的勢力，國民黨黨員亦有不屑之徒，依違兩可，莫知所從，甚且做他們底走狗，不做走狗的沒有一個不是反革命。諸位，我們底黨有這樣情形，試問危險不危險，我們底黨還能存否？

現在國民政府遷來南京了，染了灰色而已被篡奪的黨權，從此可以完全恢復了，希望諸同志共同擁護這勝利。

(六)陳銘樞先生演說辭

今天我們國民政府遷來南京，恢復國民黨黨權大會，我要問問諸位，我們底黨，被何人篡奪了。我們明明白白的說，我們底黨是被共產黨奪去了。(

羣衆大呼打倒共產黨。他們窺奪國民黨的方法，是運用「黨團」的作用，混入國民黨搗鬼，他們用種種方法來欺騙我們，挑撥我們，使得我們國民黨的領袖不能團結，分散我們底力量。他們又怎樣來侮蔑我們的黨。第一，他們說國民黨是不革命的。國民黨黨員全是反革命分子；第二，他們以爲國民黨是不擁護農工利益，只有他們共產黨是站在農工方面的。諸位想想看，我們的主義不是三民主義麼，三民主義不是我們總理所手創的最富於革命性的主義麼？他們這樣侮蔑，我們忠實的黨員，肯低首下心的承認麼？（羣衆大呼打倒共產黨，擁護國民黨，擁護三民主義。但是按之實際，國民黨黨員是真的不能革命麼？國民黨員與共產黨員同是國內青年，一入共產黨會革命，加入國民黨便不會革命了麼？這兩三年來他們利用黨團作用，把持黨部，把持農工團體，不許我們黨員去幹農工運動工作，如有純粹是國民黨黨員領導的農工團體，他們便說是反革派，所以共產黨一方面關住門不許國民黨員去革命，一方面又大大的侮蔑國民黨員不革命。同志們，我們是真肯承認不革命麼；（羣衆大呼打倒侮蔑國民黨的共產黨）他們口口聲聲的擁護農工利益，諸君，請不要被騙，他們並不是真真擁護農工利益的。他們不過想利用

農工階級來剷除其他階級的利益，到了各階級的利益被剷除了，最後農工利益亦要被剷除的。我們目睹湖南湖北等處農工階級的困苦慘痛情形，實自不可以言語描模者。這便可證明他們擁護農工利益的內幕了。諸位同志，我們要快快起來擁護國民政府，恢復我們底黨權，救黨救國救民，在此一舉。

(七) 蔣總司令演講詞

南京的同志們！

同胞們！

今天我們來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

和國民黨恢復黨權的意義，各位同志已經解釋得非常清楚，現在我來用幾句簡單的話，對各位同志們同胞們講一講。第一，我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建都在南京最重大的意義，是要繼續我們總理四十餘年的革命事業。南京是總理指定的首都，所以我們要秉承總理的意思，我們要遵照總理的遺囑，建都到南京來，完成他的遺志，尤其我們要集中在總理手創的中國國民黨之下，要集中在總理手創的三民主義之下，我們更要以太以總理的精神做精神，以太以總理的人格做人格，去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去完成國民革命，去把我們全國被壓迫民衆解放出來。第二，我們國民革命的勢力已經擴大到全國了，一切的帝國主義軍閥和反動份子，眼看見他們的命運，快要到了末路了，於是用他們最後的力

量，向我們革命民衆的勢力，內外相攻，想來摧殘我們革命垂成之功。我們國民政府爲應全國的革命民衆的急迫要求起見，所以建都到南京來，同我們的敵人決戰。第三，從來到南京建都的，都是受夷狄的壓迫，我們這次遷都到南京來，也是受同樣痛心的壓迫。我們受誰的壓迫呢，我們是受共產黨的壓迫，受鮑羅廷的壓迫。我們今天來慶祝我們中國國民黨恢復黨權的時候，我們要認識這種痛心的事情。在革命的歷史上建都在南京的有三回，第一回是太平天國，可是不幸失敗了，第二回是我們總理建設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可是不幸，也是失敗了。在革命的歷史上到南京來建都們是第三回。這第三回的建都，是我們革命勢力的最後奮鬥，如果我們再不勇往直前去肉搏，如果我們再不同我們敵人拚命，如果我們再失敗下去，中華民國是要亡了，中華民族要滅了。我們的同志們，我們的同胞們，我們在這種非常嚴重的時候，我們在這種生活存亡的時候，我們要以十二萬分的決心，我們要以十二萬分的真誠，去擁護國民政府，擁護中國國民黨。南京是我們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的所在地，他存在一天，我們隨他存在一天，萬一他滅亡了，我們也隨他滅亡。我們要和他同生死。各同志們，同胞們，兄弟最後的一句話，

國民政府要人之重要演說辭

四〇

尤其是我們民衆要同南京國民政府同生同依，國民政府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中華民族獨立自山萬歲！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八日

國民政府貫徹三民主義之宣言與通電

宣言

在此國民革命急速進展與民衆熱烈盼望國民革命完成之時期中，政府謹遵

總理遺志，接受多數同志之主張，依據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於四月十八日在南京開始辦公

● 南京地位，在黨務上，政治上，軍事上，地理上，均較武漢重要。定都以後，本政府

所負領導國民革命與建設民國之責任，愈益重大；同時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工具軍閥

買辦土豪劣紳，以及中國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危害本黨者，亦將環迫而來、求最後之一

逞。在此千鈞一髮嚴重情形之下，本政府受中央黨部與民衆付託之重，惟有秉承 總理全

部遺教，繼續努力，一方面集中全國革命份子於三民主義之下，共同奮鬥，務使一切帝國

主義殘餘軍閥及一切反革命派，斷絕根株。尤願於最短期間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

，實現三民主義，使中華民國成獨立自由國家，中華民族成爲自由平等之民族，同享民有

民治民享之幸福。蓋惟三民主義爲救中國之唯一途徑，亦惟三民主義爲進成新世界之唯

一工具。本政府所行政策，惟求三民主義之貫徹，凡反對三民主義者即反革命，反對國民

國民政府貫徹三民主義之宣言與通電

四二

革命而爲階級獨裁者卽反革命，本政府對於總理在天之靈，護黨救國，責無旁貸，誓與全民衆對此等頑梗強敵爲殊死戰。至國民革命的方略，一曰使黨軍愈與人民密切的相結合二曰造成廉潔之政府，三曰提倡保護國內之實業，四曰保障農工團體之利益，並扶助其發展。此爲中央黨部發布之政策，本政府接受必切實推行，而有以發揚光大之。本政府於此敢掬誠悃昭告於革命將領革命同志及全國國民曰；貫徹三民主義，必先肅清革命陣地以內的反動勢力、然後才能精密組織，整飭紀律，統一信仰，在黨的指導監督之下，領導民衆，同上革命戰線，爲三民主義之先驅，凡不利於三民主義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對於腐化之份子，嚴加糾正，俾惡化份子甘爲反革命者無所憑藉而腐化份子流於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之途者，其謬誤之傾向，得以遏止。唯三民主義爲國民革命之真途徑，亦唯三民主義爲世界革命之真途徑，務使本政府確爲民衆之政府，革命軍之武力，對外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對內肅清軍閥與一切反革命派，大義所在，仔肩彌重，定於短期間內竭忠盡能，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弘我三民主義之本基。謹此宣言。

通電

案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咨開，「據中央監察委員會咨，「民

國十六年四月二日召集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緊急會議，議決建議案一件等因，「本政府謹予接受，查原咨內開：「建議案分列兩點，一、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最近在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安慶，上海共產黨之所爲，皆受有外人指使，不利於國民黨之事實，其騷亂社會，擾動後防，尤其餘事，訪察所得首要各人，請以非常緊急處置，將所開各人及各地共產黨首要危險份子、經黨部舉發者就近知照軍警，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予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爲。二、所有漢口聯席會議及第二屆第三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皆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受俄顧問鮑羅廷之指揮所顛倒，所有由該會議產生之機關，其所發命令，本會亦認爲發生疑問，應按酌事實，分別接受關置，因中間雜有便於叛徒之命令，恐釀成大患也。」查此項建議案，既經議決，由本政府接受，自應依據議案行使職權，切實執行，合行通電各部長各軍事長官，各省政務委員會遵照、所有關於該案第一點訪察所得首要各人，及各該地中國共產黨首要危險份子，經黨部舉發者，由就近軍警分別看管監視，聽候處分，其有叛亂行爲業已昭著者，係屬內亂罪犯，應依法懲辦，以維治安而遏亂萌。關於該案第二點所有漢口

(國民政府貫徹三民主義之宣言與通電)

四四

聯席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產生之機關所發命令，一致否認。現在政府開始建設，正力謀本黨政策之實現，北伐前線展進，尤應有正確統一之指揮，詎容非法搗亂之行動，淆惑觀聽，應即一體查禁，特此通電知照。國民政府印

民國十六年四月廿日

蔣總司令在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歡宴席上

講演詞

十六年四月十八日於南京總部

各位同志：今天是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的第一天紀念日子，國民政府從成立到現在，已經有兩年了。我們總理所以要成立國民政府，就是要憑這個國民政府實現我們總埋的三民主義，使得我們中國完全由國民政府手裏得到國際上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並且要使得國民政府能夠自由行使職權，完全實現本黨的政綱政策；如果受了旁的外來的及黑暗的勢力來牽制壓迫，弄得本黨的主義和政綱政策不能夠實現，這樣徒有國民政府之名而無國民政府之實，就不是我們總理所希望的國民政府了！國民政府自成立以後，到現在可怎麼樣呢？簡單的講一句話，就是受盡旁的一種特殊勞力的壓迫，實實在在不能行使職權，換一句話說，就是不許國民政府實現。本黨的主義和政綱政策，近且越發變本加厲起來了。現在我們國民革命軍的將士及全國的民衆都要求建都南京，因為這是總理自革

命以來所決定的計劃。在這次肅清東南之後，國民政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纔能在這個時候得到一個自由的機會，盡將兩年以來本黨裏頭所不應該做的，違背本黨主義的，違反我們總理所定下來的政綱政策的，統統揭發出來了。所以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出我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受這種壓迫，被欺騙的事實。國民政府之所以不能夠自由行使職權，完全是做了一個傀儡的毛病。最近中央監察委員會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同國民政府委員，提出警告，現在武漢的政府，武漢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已叛了黨，違反了總理的三民主義，本黨的紀律和我們總理的政綱政策，你們中央執行委員會還坐在這個地方，還不趕緊自由行使職權？中央各執行委員受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樣的一個警告，如果是總理真正的信徒，真正國民黨的黨員，聽到了這個警告，看見了這個舉發書，稍有天良的，有信仰心的黨員沒有一個人不痛恨切齒的，何況本黨幹部中央執行委員！現在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最高的政治機關，決定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正式開始辦公。今天這個紀念日，是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中國革命的歷史中間，開闢一個新的紀元。這個新紀元是什麼呢？就是繼續我們總理從前的事業，並且開創我們總理以後

的事業。今天這個紀念的日子是有繼往開來的意義，不比旁的普通紀念日，還要比從前在廣東成立的時候更嚴重。今天國民政府能建都在南京，是由惡戰苦鬥中流血犧牲了三萬多將士同志們以及一班委員在壓迫之下奮鬥出來的，所以這樣一個紀念日子，在我們革命的歷史上要佔有價值的最大光榮的一頁。總理定下來的革命政策，第一個是要打倒帝國主義；第二個是聯俄政策；第三個是扶助農工政策。這三個政策，是總理定下來的。

打倒帝國主義的政策。凡是我們忠實的黨員同志，應該奮鬥到底，寧可犧牲一切，對於這個原則，無論到什麼時候，是沒有變動的。第二個是聯俄的政策，總理之所以要聯俄，是為蘇俄能以平等待我的民族，所以我們總理決心聯合蘇俄來共同的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現在我們黨我們政府，對於聯俄政策沒有變更，仍舊是照常繼續着進行的。至於我們中國國民黨裏面的共產份子。要開除出去，這是我們黨的問題，並不關於蘇俄的問題。不過蘇俄的代表鮑羅廷，他所壓迫欺騙我們的事實，三年以來是很多的，實在不是一時一刻所能講得完的。不過最近最有關係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報告於各位同志。我公在正月到武漢去的第一天晚上，在宴會場中，我講完了話，鮑羅廷是在最後講話，他居然

公開的在宴會中間，批評本黨不好，最要緊的一點，是說我們革命裏面有摧殘農工的行為，而且對於本黨領袖批謫中傷詆毀誣蔑得無微不至！最後警告我說：「蔣介石同志！

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 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各位！他對於本黨，雖然沒有指明那一個，但詆毀，恐嚇是很顯明的事實。當時因為他是最後的講演，他講完之後，我本想當場起來質問他，不料主席徐謙宣告散會了，所以當時沒有當場反詰他。到了第二天我就問他：「你所說的話完全沒有根據，你講出來，那一個軍人是壓迫農工？那一個領袖是摧殘黨權？」當時我問他的時候，是顧孟餘做翻譯的，他竟答不出來。我說「你不能說這種沒有根據的話，你是一個蘇俄的代表，你就不能這樣破壞本黨；並且你們蘇俄不比以前三年的蘇俄，現在的蘇俄各國看起來是個強國，並且還有人在世界上說你蘇俄是一個赤色的帝國主義者，你如果這樣跋扈橫行的時候，如昨晚在宴會中間所講的話，我可以說，凡真正的國民黨黨員，乃至於中國的人民，沒有一個不痛恨你的，你欺騙中國國民黨就是壓迫我們中國人民，並不是我們放棄總理的聯俄政策，完全是你來破壞阻撓我們總理聯俄政

策，就是你來破壞蘇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後來我回到南昌的時候，我將這種情形報告了黨部，黨部以主席名義正式通電給第三國際，說是鮑羅廷在中國欺騙壓迫我們中國國民黨，譏諷我們國民黨的領袖。希望你自動的調他回去，不使得我們中俄兩國聯合戰線來破裂了。這個電報打去之後，沒有回電。後來政治會議提出來，用政治會議的名義再正式發去一個電報給鮑羅廷請他趕緊自動的回去，不要失了面子，希望他自己回蘇俄去，繼續我們兩國聯合戰線。可是第三國際沒有回信，鮑羅廷也把我們中央執行委員的信，置之不理。這是什麼道理呢？我們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通告連得回信都沒有。這是不是總理聯俄政策？總理聯俄政策，是不是這個樣子的？所以我看來，蘇俄第三國際或者沒有接到這個電報，或者是把電報看錯了。如果接到這個電報，沒有看錯的時候，不答復我們，是蘇俄眼中簡直沒有我們中國國民黨，不配做其以平等對待的民族！那末難怪外面一般人講，蘇俄是一個赤色的帝國主義者了。我們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聘請鮑羅廷做顧問，總理逝世之後，鮑羅廷就目中無人了。他實在不想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實行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如果有一個國民政府委員或中央委

員想自由行使執權的時候，老實講一句話，鮑羅廷就要想方法來搗亂你，使你不能夠站在廣東甚至不許你在中國。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國民政府如果再不設法自由行使職權不但是不對不起我們總理，對不起我們一班的黨員，而且對不起我們全國的民衆，并且也對不起我們自己！

國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是本黨從惡戰苦鬥艱難卓絕中間成立起來的；并且今天正式開始辦公行使職權了。我們總理平生所希望的最大目的。可以說是已經實現了。自從今天起，我們就有繼續我們總理事業的機會！各位同志要知道，現在這個機會雖已經得到了，不過我們若不努力奮鬥，以爲到了南京，國民政府已在南京建設好了，自己精神就漸漸墮落下去，把三民主義不當作一回事，甚至於比從前還要不如的時候。那末我們真要做本黨的罪人，且要做中國千古的罪人了！不僅是如此，各位要曉得，如果這回我們國民政府同國民黨不能夠依照我們總理所預定的計劃，政策一一實施起來的時候，國際的形勢、和革命環境，恐怕絕對不容許我們中國再有翻身過來的日子。民國十五年來，因爲因循敷衍，所以弄成這個烏烟瘴氣的局面。要是國民政府應仍舊不能夠把責任在肩膀

擔負起來，我們大家又不誠心誠意的擁護國民政府，則中國一定要亡，而且滅亡的時候就在目前！

國民政府是什麼？國民政府的使命，是來救我們中國解放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的，所以各位同志，從今天起，更加要努力奮鬥！不然我們的革命前途未可深抱樂觀。大家都曉得中國自有歷史以來——尤為最近的歷史，一到建都南京之後，革命的精神就散漫下去，不僅如此墮落而已，弄得非自相殘殺，同歸於盡不止！這是很明顯的，太平天國的時候，同我們總理民國元年建都南京的情形，一個樣子。一般黨員以為建都在南京就可以安樂了，於是日想陞官發財，什麼嫖賭穿吃的壞事都做了起了，結果養成了許多官僚化、紳士化的敗類，還有那個講什麼三民主義呢？連得民生主義都不願意提出來了。這樣情形，中國焉得不亡！本黨焉得不敗！所以請各位要萬分注意。這回就是我們最後的一回責任。各位同志！中國成功固是在我們身上，就是中國滅亡也是在我們身上！所以我們不能不奮鬥，不能不努力。現在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也就是一髮千鈞的時候！至於成敗利鈍，非我們所可顧全的。我們只有快刀斬亂麻，以敏捷的手段

去對付反國民革命派，使得我們總理的主義能夠早日實現，使得我們總理的靈柩，可以趕緊搬到紫金山來安葬！

現在國民政府已經成立了，中央黨部，也開始辦公了，這個時候，黨權已經恢復了，本黨完全可以自由行使職權了。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就要拿這個黨權真正的提高起來，各位要曉得這回我們千辛萬苦，千死萬難的中間，才恢復了這個黨權。我們便要受黨的指揮，聽黨的命令，除黨以外沒有什麼比黨還高的東西。如果能這樣才算得是真正的恢復黨權！不然，我們雖然恢復了黨權仍舊是要亡的！

有許多人批評我說：蔣介石現在做了土耳其的基瑪爾，或者說，蔣介石已經做了意大利的蒙梭利尼。這種議論，就是要形容蔣介石是一個軍事獨裁者罷了。各位同志，我蔣介石是不配做基瑪爾，也不配做蒙梭利尼的，我只要做我們總理的一個忠實信徒，本黨的一個忠實黨員就是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的實行者！如果我有違反總理的主義的時候，隨便那一個同志都可以來打倒我，都可以來槍斃我的！我蔣介石絕對不會做蒙梭利尼，如果我弄得中國發生一個「法西斯蒂」的時候，那末隨便那一個同志，都可以懲罰處分

我的。現在我對於本黨和政府，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於個人生死成敗，一切置之度外，只希望黨權真正能夠提高起來，總理的事業能夠由我們各位同志繼續下去，使得我們總理的精神真正不死！今天我們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可以說是達到了我們全體將士拋了多少頭顱，流了多少鮮血的目的；而本黨全體的同志，以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同國民政府委員一番苦心孤詣的目的亦已達到了！

現在我們軍隊，軍紀風紀，天天壞了下去，對於儀容，態度，服裝武器，要是詳細的調查去，沒有一件事可以看得過去的。這爲什麼？是兵士壞嗎？不是的。事實上就是我們官長表出來的一種墮落。大家以爲現在東南既下，我們大家可以快活一點，對於士兵的管理訓練，以及各種政治工作，就懈怠下去了；所以弄得軍紀風紀天天腐敗下去，並且官長夜間不在營房裏居住，弄得值星官都不能按照規定的時間起床，如此精神使一天不如一天，這樣下去，國民革命軍可就糟極了！如果不趕緊糾正過來，這個軍隊必定要失敗的！還有各機關的辦事人員，都是暮氣沈沈，好像垂死的光景，我每於早晨七點鐘打電話，無論那一個機關，都是沒有人聽的，你想腐敗到這步田地，革命的前途危險不

危險呢！考察他的緣故，就是我們軍隊的官長，確實沒有一點留意，沒有一點關心，弄得辦事無規則無條理，精神不緊張。我在南昌的時候，已經三令五申訓誡各官長不許嫖賭穿吃，可是今天講過，明天就忘了。這種腐敗的情形，難怪人家要說我們國民黨的黨員墮落，我們國民黨員給人家看不起。各位同志，現在中國國民黨黨權已經提高起來，恢復轉來了。我們要奮發精神，發揚光大，千萬不要把我們國民黨的事業，從我們手裏衰敗下去了。這就是我今天所講的最要緊的一點。

本席今天所講的，只有這一點，請各位盡量指教，並且隨便討論。如果對於我的話，有懷疑的地方，還請大家，起來質問，得到一個了解。

蔣總司令告全體民衆書

(四月十八日在甯慶祝建都大會)

我們中國國民黨的目的，是本着三民主義，爲中國全體人民謀利益，爲中國全個民族謀解放，且爲世界各個民族求平等的。我們國民革命的工作，是要以實力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掃除國內外一切黑暗橫暴勢力，爲中國求獨立自由平等。這也是世界革命一部份的工作。

多少年來，我中國民族無時無刻不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侵畧我們的領土，破壞我們的主權，霸佔我們的關稅，操縱我們一切的經濟和政治的生命，甚如前年的五卅慘案，擅殺我們的民血。受這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這種次殖民地的待遇，中國還能算是獨立自由平等的國家嗎？

帝國主義利用軍閥的暴力和愚蠢以宰制中國，使他們的獸性發展到不可遏止的程度。最初則爲權利，數年一戰，近年則每年一戰，一年數戰，連年不息，社會殘破，民不聊

生。以一國的生命託在無辦法，無知識，無人性者的手裏，這種民族還有生存的希望嗎？我們國民黨孫總理手創中華民國爲欲挽救中國的危亡，使中國全體人民都能夠滿足他個人生存的條件，於是立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定下了國民革命的計畫。不幸他以四十年奮鬥的辛苦，爲中國民族而死，把國民革命的艱鉅，交給忠實的國民黨員，真正三民主義的信徒，全國革命的民衆。

中正從事國民革命誓師北伐以來，無時無刻不本着先總理的主張而奮鬥。我國民革命軍是爲全體民衆謀利益而爭生存的。所以我們的武力不但是民衆化，而且要使他成爲真正的民衆武力。

賴民衆的幫助，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首先肅清湘鄂，打倒頑梗軍閥吳佩孚；次奠贛閩浙皖，掃除狡黠軍閥孫傳芳；繼清滬甯，大創殘暴軍閥張宗昌。如川如黔如滇如陝如甘，莫不在國民革命軍義旗之下。北洋的殘餘勢力，已經像塚中枯骨，掃蕩起來，也如摧枯拉朽。國民革命軍所行所止，處處得人民合作。人民對於軍隊是簞食壺漿。軍隊對於人民不但是秋毫無犯，而且愛同手足一樣。所以處處都有『黨軍可愛』的話。

不意寄生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蒙着國民黨的招牌，借着國民革命軍之掩護，處處擴張他們的勢力，運用他們的陰謀，實行他們的破壞的恐怖政治。他們知道國民黨在政治上依着建國大綱，建國方略，是有具體辦法的。所以利用官僚政客，流氓暴徒，浮囂少年，擅行生殺予奪之權，使我們政治上束手無策。他們知道國民黨是注重農工，對於社會經濟是定有演進的程序，於是他們又利用那班人來挾制壓迫真正農工。一面排斥國民黨員參加農工運動，一面又以摧殘農工之名來破壞國民黨。弄到農工利益毫無增進，農工痛苦日甚一日。以同歸於盡的手段，使中國社會經濟，完全破產。談到教育，則知識的提高和普及，是他們利用羣衆的最大障礙。所以湖北省黨部有『讀書就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口號。在他們統治下的湖南湖北，教育幾乎全部破產。談到外交，則破壞我們國民黨首先單獨對付一國的策略，必要造成帝國主義者目前一個堅固的聯合戰線，使中國處處皆敵，然後可以投入一個特殊團體和特殊國家的圈套。至於我們的黨務對他們知道我們是主張『以黨治國』爲救中國唯一的出路，所以鑽進國民黨來擾亂我們的系統，離間我們的同志，利用我們的黨賊。一方面盜竊把持所謂中央機關，一方面用盡方法

盤據下級黨部，壓迫我們的真正黨員，排斥他們去工作，以實行『金蟬脫壳』的毒計。至於軍事，則他們看見軍事進展很快，恐怕國民革命就會成功，立將從事建設，以後沒有他們發展的機會。所以離間我革命軍人，破壞軍事行動，扣餉扣械，無所不用其極。這些情形，都詳於中正『謹告國民黨員書』裏，大家可以公看，總之他們假借名義，無惡不作，於實行其大破壞後，由國外團體統牽他們利用的無業流氓的實行專政。所以長江一帶都有『黨人可殺』的話。

難道可殺的就真是國民黨的人嗎，這要請全國國民認個清楚。中正不能說我們一百萬國民黨同志之中個個都是純粹的。但是真正國民黨員自有確定的主張，不能任挂羊頭賣狗肉的共產黨去朦混的。若是國民黨員不根據三民主義的主張，那他不是跨黨份子，就是本黨叛徒。不但人民願意殺他，就是本黨也要嚴重制裁他。關於這次中國的大改革，國民黨的立足點至少有三種和共產黨根本不同的地方。

現在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軍，破壞國民黨，破壞中國的陰謀毒計，一一在事實暴露。最初他們還假借渾雜他們的份子，由他們操縱把持的所謂武漢中央來欺騙恫嚇我國民黨同志

，來欺騙我全國民衆。現在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不忍國民黨危亡，毅然揭舉武漢所
謂中央黨部之非法與賣黨的行為，改正黨務同時敦促我國民政府委員在南京就職定都。
歷史上爲我中國民族爭獨立自由而前仆後繼以建設之都城，此後乃能永奠。主持黨國中
樞的，又多爲老成碩德，數十年前從事革命，爲思想界前驅，而全國久已屬望的先覺。
黨權既經恢復，中正謹率我全體國民革命軍人，誓死擁護我純粹國民黨，能爲全國謀利益
之中央，聽其指揮，完成國民革命，解除民衆痛苦。願我全國民衆之不願將中國亡於共
產黨者，一致來做有犧牲性的擁護。

現在國民黨內『護黨救國運動』真是風起雲湧，可見黨員真正的意志，不容他人壓迫，不容
他人強奸。我國民黨的態度，已經昭如青天白日，全國民衆還能說是不認識國民黨的真
面目嗎？認識以後，有不願做亡國滅種的，還不同國民黨共同奮鬥，解除自己的痛苦嗎？
中正有一層極沉痛的意思告訴我全國民衆，就是現在國際的環境和國內急轉劇變的情形，
在中國的各個階級，不能不趕快覺悟，以嚴密的組織作積極的適應。大家不是知道人家
罵中國人『一盤散沙』嗎？要爭中國民族的生存，就在先解決這『一盤散沙』的問題。全國民

衆積極的自主的組織起來，是救國的天經地義。我農友工友，當趕快組織起來，援助國民革命，不要受共產黨的欺騙。運用你們自己主持的組織，按着先總理民生主義所定的步驟，爲你們自己謀永久可靠的利益。商友們，趕快組織起來，以經濟的力量，援助國民革命，不要眼光淺短，以爲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可以不問政治社會的環境，關門做生意就可以完事的。不可以有更淺短的眼光，以爲工人的痛苦可以不問，工人生活不須改良提高，便能長治久安的。趕快要自動的扶助工人，使工人得到良好的生活。就是所謂知識階級，也應當放棄你們安樂椅上的生活，積極的一面爲青年思想上作正當的指導，同時爲羣衆謀享受到普及的知識。一面運用你們專門的知識和技能，來參加國民革命，同時做建設的工作。中國近幾年國民心理的病根，就是那種消極麻木的態度，大家現在趕快自覺自決的組織起來罷！積極的幹罷！組織就是你們的權力，幹就是你們的生路。

• 依着三民主義，促成國民革命來謀中國民族的生機。

(一)我們是謀中國全民族的解放，所以要各個階級共同合作，不是要一個階級專政，使其其他的階級不但不能解放，而且另添一個最殘酷的壓迫的階級。我們誠心的主張「農

工商學兵大聯合」。我們深信中國不需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更深信中國如有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流氓的無產階級，務必破壞，大家無家可歸，不能生存，他們的目的方可達到！』

(二)我們認定中國民族當有處分自己之權。自己利害，祇有自己知道親切，自己能盤打算。『東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斷不能代以『鮑羅廷的太上政府』。我們於自己解放之後，當爲其他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謀解放。我們希望中國民族有爲人類奮鬥之光榮，當參加世界革命。但是我們國民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應當趕快完成。我們要有獨立自由平等的資格去參加世界革命，我們不當和被人『拉夫』一樣的去世界革命。

(三)我們既爲解除全國人民的痛苦來革命，所以必須於革命過程之中，力謀減少民衆所受的痛苦。我們希望軍事早日成功，從事建設事業，使社會有正當發展的道路可達。而共產黨則力謀將所有社會基礎破壞，用大破壞來造成大暴動，用大暴動來攫取政權：雖然死了三萬九千萬人，來造成一千萬人共產黨的中國，做外國特殊團體的工具，也是他們所不惜的！

當年先總理允許容納共產黨，並不是以整個的共產黨放在國民黨裏面。就是他們所謂『聯共』也是假託名義的。先總理允許容納共產黨份子，不外兩層意思：（一）爲預防共產黨在中國禍患起見，想以三民主義融化共產主義，與以思想上的感化；（二）對共產黨份子有願從事國民革命的，給他們一個努力的機會，并不是要他們來篡竊黨權，破壞國民黨，推翻三民主義而宰制中國的。就是總理的聯俄政策，也祇是因爲蘇俄當日爲『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方纔聯他，並不是要請鮑羅廷來破壞國民革命，做太上政府。聯俄政策永久維持與否，其關鍵不在中國，在乎蘇俄是否能以平等待我爲斷。若是蘇俄不變他的政策，我們仍舊是願意和他聯絡的。世界上祇有主張來定政策、斷沒有以政策改變主張的事。

大家不要以爲國民黨和共產黨分裂，是國民黨內部的問題，讓國民黨自己去解決。有一個痛心時事的朋友說，乃是因爲神經麻木的中國民衆不受到十八層地獄的痛苦、不會覺醒的！果然如此，那中國祇有亡國，中國民族也沒有被救的價值。但是我想中國人一定不會麻木到如此，共產黨在湖南湖北，還沒有實行千分之一，大家是已經提心弔膽，疾首

痛心，廣東福建各處工人農民告苦的函電，已經雪片飛來，大家難道真是麻木到頭殺下來纔想起叫痛嗎？況且現在國際的情形，能夠允許中國再做一個極大的試驗，不有極慘痛的局面發生嗎？他人不惜以中國全體人民的生命幸福爲孤注，難道中國人民真是這樣不顧惜自己的生命幸福嗎？親愛的全國民衆，大家可以覺醒了！設如中正任大家長受軍閥的壓迫，帝國主義者的摧殘或是因爲國民革命而將中國暗送給共產黨的恐怖政治去處分，是中正蔑棄革命軍人的天職，爲千秋萬世的罪人。若是我國民黨員與國民革命軍人爲全國民衆去犧牲奮鬥，但是你們還是袖手旁觀，等到大局弄壞，又喚事不可爲，那你們不但是中華民族千秋萬世的罪人，而且沒有面目去對得住自己，現在擁護人民去自由的作正當發展，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責任。領導你們去組織，去滿足各個生存條件的，有我們真正三民主義國民黨。至於澈底的覺醒和努力，還在你們自己身上。

共產黨造作種種謠言，因爲中正反對共產黨而誣爲『摧殘民衆』爲『新軍閥』，這點要請大家細心考察，不可被其蒙蔽。暫行監視共產黨員的行動，是因中央的揭發，是因爲他們實際的破壞軍事的進行，爲保障我數十萬革命軍人的生活，和數萬萬民衆的痛苦，不能不在軍

政時期的緊迫關頭加他們一點活動上的障礙。這是革命的軍事需要，我們不過監視他們以待軍事結束，并不要危害他們的生命，與什麼所謂『黨獄』。至於改組共產黨把持的工會或農會，也是據這個意思，并且讓真正的農工，有自由發展他們組織的機會。至於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特機關槍迫擊砲等利器以圖攻軍隊，意圖變亂，則屬戰時軍事範圍。況且四月十三日糾察隊圍攻第二十六軍第二司令部，當場擒獲九十餘人，其中有四十餘人即身帶直魯匪軍派遣的符號，可見共產黨祇要能夠破壞國民革命，什麼軍閥都可勾結，什麼手段都可使用。從上海總工會搜出種種文件，我們方知道他們極危險的陰謀。說道是摧殘民衆，則我國民革命軍人祇有上起綁來先請民衆槍斃我們，何必再教我們爲民衆作戰，我們也無心爲民衆作戰！總之國民黨反共產黨不是反農工，現在正是真正農工自己起來組織最好的機會。你們奮起罷。爲你們自己的利益起見，組織是不可少的。你們現在不堅固組織起來，將來他人一定冒你們的名義來組織，藉此挾制你們。已經參與組織的農工不要灰心，要知道以前的黑幕，和他人欺騙你們的情形。不會參加組織的農工，不當害怕，當知道共產把持的局面打破以後，正是你們安心組織的時機。若是在我國

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所轄範圍以內，而因防制共產黨而波及真正農工者，儘可向政府及總司令部告發，莫不盡法懲辦。

至於他們誣中正爲『新軍閥』更是惡毒可笑。世界上那有爲主義而戰的軍閥！真是千古奇談！軍閥把持的是地盤，我國民革命軍打到什麼地方就讓什麼地方的人民去統治。軍閥要的是財產，中正轉戰經年，一身以外無長物。軍閥愛惜的是自己的生命，斷送的是將士的生命，中正則自北伐以來，每每身先士卒，早把生死置諸度外。軍閥取給的是帝國主義者，中正則從未得帝國主義者的一槍一彈和一文餉項。我國民革命軍轉戰幾千里，是爲主義而犧牲的，不是爲中正個人而犧牲的。中正以此勉我北伐將士，我將士以此督促中正。像這類的誣蔑不祇是誣蔑中正個人，而且是誣蔑我國民革命三萬多死難的烈士。中正如有不當，願束身受純粹的國民黨與民衆之嚴重制裁，共產黨縱否認其所謂奴隸道德的人格，中正自有的人格以聽後世的公論。

我國民黨是負責的政黨，所以我們不許共產黨混雜在裏面，作不負責的大破壞。我們『以黨治國』的主張，自有苦心精義。思想可以隨時任意的發生，政治却不能隨時任意

的供人試驗。因爲國家的存亡，人民的生命，經不起離開現實的試驗。政治不是羣言
鹿雜各衷一是可以解決的，必須有一般艱苦卓絕的人，抱一種審慎考慮適合國家情形的主
張，統一堅強的意志，作聯合的戰線，纔可以產出一點良好的結果。代議政治已經在中
國試驗得失敗了，因爲一般人民缺少政治的訓練和紀律。若是再召集一批八百羅漢來，
託以國命，而不與以公認的主張和嚴密的制裁，縱然他們不是由賄選產生，也一定是蹈以
前代議式政治的覆轍，將國命作急性或慢性的斷送。在中國意志和組織都是散漫的國家
，運用尤其不能靈敏。我們以黨治國，不但以黨的主義，政綱和訓練，對於有政治覺性
的人，定下了公同認定的步驟，而且於國民制裁之外，更加一層黨裏的制裁。三民主義
是惟一的救國主義，是適合中國情形而產生的，是整個的，是有機體的，是應當同時實行
的，斷不是舶來學說所能比擬；而且博大精深，儘可容有政治思想，眼光和能力的人，
去發揮貫徹。我國民黨是中國惟一的政黨，這不是中國國民黨員自己阿諛的話，大家不
見過各種政客團體的陰謀組織，并且受過他們的痛苦嗎？他們配稱政黨嗎？不是自誇
，中國有那個黨能有國民黨這樣偉大堅確的主義和政策，有幾十年艱苦奮鬥與中華民國不

可分離的歷史，有一百萬比較有訓練而且奮發有爲的黨員，有歷史上偉大的領袖供我們精神上的寄託？縱有人要從另外組織小黨做起，來救中國，不但事實上不能做到，而且中國焉能等到那縹緲不可知的時候。我們以黨治國，不是說，凡中國的事，就要國民黨包辦；乃是按照國民黨的主義，政策，和紀律，領導大家去救中國。我們不像共產黨那樣偏狹；縱然不是國民黨的黨員，不但容忍他們，而且還要和他們推心合作。況且國民黨是公開的政黨，隨時可以加入的，祇要不是存心投機，有意跨黨，而能實際爲黨國努力工作的份子，我們處處歡迎。以前因爲不明國民黨真實態度而遊移的，現在見著真正國民黨態度鮮明至此，還有什麼可遲疑的地方？大家不是要爲中國求條出路嗎？何不努力參加國民革命工作，成一堅固不破的聯合戰線。

極明顯的，現在中國民族祇有三條路走：一條是還到軍閥治下，任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者，無辦法無目的，爲爭個人權利而連年戰爭；一條是跟著共產黨走，受國外特殊團體的指揮，以實行赤色恐怖的專政，不按環境的情形，將中國全部破壞人民痛苦不堪，以後還是沒有出路；一條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驟的政治，由中國民族依自己

的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謀自己的利益，求自己的解放。若是大家不願意中國亡於軍閥，亡於帝國主義，亡於共產黨的恐怖政治之下，現在正應該一致努力的參加和擁護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解放中華民族，由國民革命去達到世界革命。

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

吳稚暉

人家問：汪精衛先生何以這一回還是跑去漢口，甘心受共產黨的包圍，甚而至於還做那雙簧裏面畫眼睛戴小帽的人物、不啻若自其口出的喊那（三大政策），（聯合戰線），在演台拚命，在電報上賣力呢？他爲什麼呢？

我答道：沒什麼，斷斷不是有所爲而爲的，汪先生有他的真黨的人格，此其所以有汪先生的價值，故我四月五號上午十時在滬道尹樓上對他說我相信你終有一天來向我們相對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馬上加入我們一邊來。各位要明白：共產黨實是一隻神通廣大的狐狸精，若不是親自窺見過他的原形，儘你說他如何凶妖可怕，終不肯相信。被他已經迷到病骨支離，見他回眸一笑。這是立刻愛情濃郁，不顧生命的向他了。二是做闊老的，那裏會看見他們鬼鬼祟祟的把戲：他們伺候闊人，是比孝子順孫還強，說話又甜蜜，又爽快，把一頂偉大左派的帽子輕鬆鬆的套在你頭上，你終以爲什麼天大的把戲，都由我管得了的。三是一年前的共產黨，同一年來的共產黨，還是那麼一個嗎？然而汪先生去國一

年，他只知道還是那麼一個共產黨，他疾病坎坷，久在歐西，三十天內經過了木司科，接晤了一羣久慕大名的革命家，半個月的俄國火車，俄國輪船，伴送了回來，又一向有深刻的總理聯俄容共歷史，影在腦中，如何能在上海聽了幾個老朽朋友的一席話，就馬上突然變換了一個大方向呢？這不但汪先生自信力強到十二分的人做不到，便是誰亦做不到！

所以六號早上，李石曾先生去了孔宅回來，他說『精衛說過要走，一定說好了才走，不料他竟昨天下午瞞着走了！那麼樣，他約十五到南京開會，靠得住麼？』我微笑道，開會不開會，止是那麼說着罷了。果然四月十八漢口的中央日報記事，他告訴人，他慮蔣要中止其行，故祕密登舟，候出吳淞口後，始致書與蔣。他至心誠意，還要去同那班狐狸精相處一陣，終要有一天眼見了原形，他才自動的想法子。我們難道從前不是同他一樣，也訑訑拒人過的嗎，何必以五十步笑百步，詫怪今日的汪先生呢？若說汪先生可以被他們做商標，來登廣告，這亦不過汪先生自己觸霉頭，還充他們一陣的傀儡罷了，於我們無損。因為共產賣空買空，專靠登廣告，造起空中樓閣來，大擺其迷魂陣，老是這套把戲，西洋景亦漸漸拆穿了。人家知道汪先生愚得可笑。汪先生到底又不肯賣黨，他們

利用他亦不會長久的。所以前天有位戴君從長沙經過武漢東來，他堅決的說：汪先生已被他們暗中監視了，失却言動的自由了，這亦是可能的。因而有這個四月十六號的鏢電，借他的口來誣譏蔣先生。別的不容先辨，他裡面說我們「謀開西山會議式的會議」這那裏像汪先生的話，并且那裏像人說的話。當他到滬之際，會議不會議，我們沒有半個會字，半個議字，我們其時方以爲共產黨叛逆有據，事實具在，那裏用得會同議呢？全是汪先生自己對李石曾吳稚暉等首先說要會議解決，更兩次在總理遺宅及滬海道尹署樓上對十許人說了又說，說了不算數，汪先生出了吳淞口，寄給蔣先生的信，又說：「以銘之愚，一線生機，惟在開第四次全體會議於南京」，又給張靜江先生的信說，「十五開會於南京」，旁邊又注云，「愈早愈好」。我們相信汪先生是個領袖，他的提議，必有根據，所謂南京，他必定知道第三十六條黨章中央全會必開於政府所在地，所以我們馬不停蹄的趕上南京赴會，到南京得汪先生元電，果說政府定在南京，又趕緊日夜不停的把政府籌設起來，好使中央在南京開會。汪先生定十五開會，所以十四便由到會的委員，開了預備會，十五上午足足靜候了三點鐘，全會開不成，改開談話會從此一天一天的候著開會，終開不成

● 汪先生好似開頑笑的會是不來開反在那裏說風涼話，累我們好似癡漢候婆娘，至今牢牢的候着。那個銑電不說我們上當，倒說我們『謀開』，是不是像共產黨潑皮賴人的口氣。那裏像是汪先生誠篤君子的說話？至於銑電裏面一篇大道理，說如何反共的不當，如何繳去工械的不對，全是似是而非，一種共產黨混同夾賬的聲口，也不像汪先生的話。若說汪先生還不會預備反共，亦不願定要繳去工械，汪先生自以為體總理之心為心我們亦知道的。可是容共原是要他們來幫助革命，不是革命，革命連國民黨的命，都革起來了。這個道理，汪先生亦應該清楚的。工人有了械，幫助國民黨革命是十分歡迎的，若拿了他的械，來助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這個叫做叛逆。汪先生四月三號在總理遺宅親口告訴白健生先生等要細起來的，（這句話，我沒留意，李石曾先生再三說聽得清清楚楚。）依汪先生把他們細了起來，他們的手亦沒有了，要械何用呢，不繳何待呢？我所謂汪先體總理之心為心，見汪先生四月五號寄給蔣先生的信，有云：『改組之精神及其方策，實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而吾弟實左右之，銘不過追隨之一人』。又五月三號在總理遺宅汪先生親對蔣先生說『總理改組國民黨，便是我與你同着仲愷三人，最深知之』，所謂苦

心孤詣，所謂獨創，大約便是指要與俄國聯合，要容納共產黨，甚而至於要行農工政策，定要武裝工人，就是共產黨，現在把他吹得震天響的三大政策。那末我要敬告汪先生，我們並不是一隻牛，我們並不會連這一點靈性都沒有，我們亦曾把蘇俄當神仙待過，亦曾把共產黨當兄弟親過，我們亦口口聲聲說革命要注重農工。爲了這個，我們亦得罪過多少朋友，可是同時却不會奉到總理密命，說明蘇俄要把共產黨來消滅國民黨，亦應該同他聯到底（其實事實上，還做不到、到國民黨消滅的一天，聯蘇俄的便輪不到孫中山先生了）

、 共產黨要革國民黨的命，亦應該容納到底。（是同一事實上做不到，彼時他已不屑容納你，誰配去容納他呢？）農工幫了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也應注重這種農工到底。這就是孫哲生先生請幾個共產黨書記代搶，在交通部紀念週說的漂亮話，他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這無異說：農工要做共產黨，國民黨便不該存在，要存在國民黨，這完全已經走上了反革命的路上，這才聒聒叫的甯馨跨竈人物，并且父子至親，必有我們聽不到的耳提面命，在汪先生依了總理苦心孤詣的獨創，體他的心，來做自己的心，已是隔膜了，所以他會說出「綑綁叛逆民

衆」的話來，何等不合革命的原理呢。故論起派別來，孫哲生方是真左派，汪精衛止合稱做準左派罷了。因爲沒有總理密令吩咐我們把國民黨可以送與共產黨，我們老實不客氣，自然提出反共口號，自然圍繳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槍械。那個替汪先生做銑電的人，（我想汪先生心地決不會如此齷齪）糟塌我們。以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般反革命者之情爲獻媚之資，然我們更想免給汪先生這樣的糟塌，我們除了把國民黨送與共產黨，還有甚麼方法呢？就把汪先生自己的觀察來證明：（一）四月一號黃昏，我在孔宅當了蔣宋李三位之面，對汪先生說：「陳仲甫他言二十年就夢把中國變共產國了」；汪說：「那裏要二十年呢！兩年罷！」。（二）四月二號早上，在孔宅樓上，當李蔡二位之面，汪先生說：「我過木司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們變的」。（三）同時又說，他們當什麼人都是工具，就是他們自己的重要人物，不需要了，也就把他去了。那麼他們是預定在中國要行共產，不肯改變的，是汪先生曉得他一定的了。他們把國民黨完全算個工具，到不需要了，即便丟了，汪先生亦曉得一定要有丟的時期。陳獨秀說二十年，還要寬慰朋友的，其實只需兩年，汪先生亦曉得一定的了。然則所謂革命，便於

替共產黨革命，「反共便是不革命」，亦是一句不客氣的實話。承蒙四月十二的漢口中央日報，稱我與蔡李「都是忠厚老實，但不知革命方法」。方法就是指武裝的工人，面子上逼帝國主義者來殘殺，算是反對帝國主義，其實又增加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大成功，愈把國民革命軍可以維持國民黨的勢力減縮下去，這又名爲限制新軍。在共產黨成功他的革命，自然十分滿意了，在國民黨要想成功自己的國民革命，那就倒着千里鏡，愈奔愈遠了。

這種革命的工作方法，或者就是汪先生所謂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的呢，還是別人苦心孤詣獨創了來斷送國民黨的呢？所以汪先生致蔣先生書，開頭有云：「抵滬以來，痛苦萬狀，今日散會後尤其，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汪先生所痛苦者，即爲我等老朽昏庸不知「革命工作方法之故，但我亦套他調子帶告之云：在滬見汪先生痛苦萬狀，今日見他的鐵電，痛苦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我們所痛苦者，即汪先生誤認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革命工作方法。總而言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的方法至佳，但我們反了他，讓我們自己來行，便是國民黨革命；若與他一同來行，便

變了共產黨革命工人武裝暴動的方法，亦甚至佳，但我們不要工人歸到共產黨手裏，反來革我們國民黨的命。我們要武裝國民黨的工人，完成我們總理的工人革命，這是總理改組國民黨時苦心孤詣容納共產黨的意思，暗示我們到了他們要拿出共產黨手段危害我們國民黨便請他出去，這就是汪先生所謂獨創。我已尋到了總理親筆證據，請在下面申說。至於汪先生那裡不願消滅國民黨，只貪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認為就是國民黨革命的成功，乃是汪先生個人的信仰。共產黨革命決不會成功當另作一文請教於汪先生。總理並無此意。汪先生是總理唯一的信徒不可謬誤至此。（汪先生在漢口寄李先生有「左派右派，寤寐以求之等語」；汪先生恥為右派，力爭左派，所謂情見乎詞，然彼誤認能上共產黨的當或共產黨自身是左派，固已錯極，還有共產黨所加國民黨人左派之名，若觀其祕密文件，當作三日惡，此亦當另為一文。

當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之時，疑慮紛起，總理曾批示鄧澤如先生，其原文已另製寫真銅板，今轉錄如左，且加按語，使總理之意瞭然大明也！

「此稿為我請鮑君（按即鮑羅庭）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之為漢文

，陳獨秀並未聞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按蘇俄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人，是打成一片整個兒的。總理是包含萬有的心胸，那裏願意測度他們的表裏爲奸，到了今年四月五號汪陳都用領袖資格共發宣言，才知他們果有精鬼）。俄國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則各黨員至今仍不明三民主義之故也。（按何等沈痛！我們自反，真應愧煞！俄國黨人，無不深明其共產主義，故成功，總理的黨員，自有三民主義，却不願明白。總理命他學步俄人，則又認共產手段，便是國民革命，三民主義還自己看做不時髦，所謂至今所不明者，將終古仍不明矣，噫，嘻！）質所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按：說得何等明白，一以曉諭黨員不要把共產黨看作異類，即我國民黨亦是共產之一派。二以暗示黨員要見異思遷。我的民生主義便是共產主義，試把民生主義的專書一看，民生主義還是進步的共產主義，非如俄國共產主義乃是馬格斯病理的共產主義，是民死主義，不過其搗亂精神，亦可以節取者耳）。俄國革命之初，不過民權民生二主義而已。及後與列強奮鬥六年，始知其用力之最者，實爲對於民族主義。此乃中國學生自以爲是，反用崇

拜俄國革命過當之態度。（按何如哉！汪先生勇於做左派，總理婉諷之曰過當！

難道總理亦是忠厚老實耶？）其所以竭力排擠而詆毀吾黨者，（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自始至終，即與我們不能兩立）。初欲包攬俄國交際，并欲阻止俄國不與我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我黨爭衡也。（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與吾黨爭衡，是其惟一目的；至於包攬交際，正是俄國要他包攬，與我往來，也是俄國正欲往來。惟有今日共產黨人遮斷農工不任與國民黨往來，乃是他們自樹一幟的惟一目的物。所以兩領袖共發宣言後，中國共產黨江浙區執行委員會，應和一宣言，有云：「中國國民黨乃中國各階級起來革命的惟一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工人階級革命的惟一政黨」馬上把全國無祖國的工人，一齊奪歸共產黨手裏去了。所以吳稚暉頂倒霉，廣州把幫着陳炯明造反的商團懲創了，許多反對國民黨的大罵特罵，吳稚暉冒了不韙，形似不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辯護，那還算不冤枉，曾得了汪先生稱許。現在上海又把幫助着共產黨造反的工會繳了械，那弄到國民黨的汪先生也出來發火，罵那保護國民黨的軍隊。說是「無異甘爲民衆之公敵，」又說，「似此喪心病狂，自絕

於黨，自絕於民衆，紀律具在，難逃大戮，」我覺汪先生現在的一味直覺，也與向日時事新報等漫罵殺商團同一有所拘蔽。吳稚暉本了汪先生細綁叛工之旨，又冒不韙，又似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辯護，大約目前定不得汪先生原諒，必要到了相對痛哭，或縐眉一嘆時。）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爲此等少年所愚，（按共產黨與李闖張獻忠在實際上并無分別，所以像煞有價事居然以主義名者，即文之以「學問經驗之人，」宜乎總理亦爲所欺。且窺彼等是整個兒的，少年正爲所愚耳。那裏有鮑羅庭其人反爲少年所愚乎？）破彼等技倆，於是大不以爲然，故爲我糾正之，且欲彼等必參加民國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當絕之。（按今日汪先生反要我們與他一致，豈不與總理之意相反？不與我一致動作則當絕之，總理說得明明白白，并且得蘇俄之同意，今乃曰「反共卽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屁都要還香，真總理之罪人也！此總理親筆之證據也！）且又爲我曉諭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并非過去之遺物。（按：傷哉！總理之心，豈卽汪先生漠然於做人工具之心乎？勸此輩少年勿做張邦昌吳三桂李完用，此所謂民族主義，正適

時之良藥也。勸黨員不可聽其亡黨，此又所謂民族主義非過去之遺物也。此數語乃總理批示鄧先生之中心要語也。）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於吾黨（按共產黨覺悟

了民族主義，乃許其參加吾黨，今汪先生乃恨軍隊得罪無祖國的上海總工會工人，要行大戮，真咄咄大怪事！）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

！陳欲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按總理親筆證據，大家看清楚，「如不服從吾黨，我必棄之，」何第說得斬絕！所謂共產黨背叛國民黨定即棄之是也。今乃曰

「反共產即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屁狗之話，真總理之罪人也！）

準此而觀，汪先生銑電，幸而筆跡不賴汪先生，我等對於汪先生之信仰，仍可無問。至電中又言，「對於兆銘假借名義，顛倒是非，不知何所指。幸我們終始未認汪先生知是有非，故我們還未曾有借重之機會也。總之，雙管不能齊下，掛一必且漏萬，當繼續貢其所知，以明真相，故除上舉「俄國共產革命必不能成功」「左派真相」兩題，當繼續此而作外，又有兩月內個人反共之歷史，」「共產黨之賣空買空手段」等題，亦要寫出參互讀之

，庶無漏義●

十六年五月一日

護黨救國重要文件彙編

八一

武漢被迫官兵告前方官兵同志書

親愛的官兵同志們：

你們轉戰萬里，打倒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解放了湘、鄂、閩、贛、浙、皖、蘇等省的被壓迫民衆，你們的勞苦功高，革命的歷史上，定佔最光榮的一頁。現今你們正在前線和張逆宗昌的殘餘部隊，努力奮鬥，一天一天的在流你們的鮮血，去爭光大已得的光榮，正在上海的華界內日夜嚴密警戒哨兵和各帝國主義的哨兵吻接着，好似將重要實行白刃戰，甚且不知何日將要實行白刃戰的時候，而後方——武漢——投機和跨黨份子鄧演達、徐謙、恽代英、吳玉璋——輩，竟造出謠言，說『你們和軍閥帝國主義妥協了』。這是何等居心，老實說，「他們要搗亂中國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

親愛的官兵同志們，你們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爲民衆的真正利益而奮鬥的，在此次北伐所經過的地方中，你們祇有保護，扶助各級黨部，沒有壓迫、搗亂的，祇有親近愛護各階級民衆，沒者仇視殺害的。這是你們親身經過的，你們自己會曉得，這是三民主義

革命軍應該如此的，更值不得我們來頌揚。不過後方——武漢——投機和跨黨份子鄧演達、徐謙、惲代英、吳玉璋——輩，竟造出謠言，說「你們在某某地方搗毀黨部、在某地方又慘殺工人」，這是何等居心，老實說，「他們要搗亂中國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

親愛的官兵同志們！他們要搗亂中國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存心已非朝夕，他們實行此種陰謀的策略和步驟，早已籌畫週詳，無非借國民政府遷都的問題，作一個導火線罷了。他們的策略是怎樣的呢？一、破壞、奪去、把持中國國民黨的真正黨權；二、把所把持的黨權，當作天子，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們的步驟是怎樣的呢？一、在武漢不服從中央政治會議的命令，擅開臨時聯席會議，把中國國民黨的真正黨權根本破壞，他們恐怕陰謀暴露，於是造出中傷本黨革命領袖蔣介石同志的種種口號，以圖掩飾。二、用非法的臨時的聯席會議的名義，召集第三次中央執行全體委員會，奪去了中國國民黨真正黨權，他們又恐怕陰謀暴露，於是竭力宣傳臨時聯席會議是合法的，和西山會議不同。三、召集不足半數的中央執行委員，無法開會，硬用候補委員補足，開了會議，選出許多投機和跨黨份子充任黨和政府的委員，中國國民黨的真正黨權，就被他們把持

了。四、他們把持黨權以後，於是擅用黨和政府的名義，下令改組本黨忠實同志所組織的廣州市黨部、江西省黨部和省政府，非法的選定各省政府委員作挾天子以令諸候的最後一步工作。我們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此次在他們的破壞、奪去、把持的黨權運動中，穩佔在黨的立足點上，言論行動，與他們自然處在相反的地位，所以他們的黨徒，始則用反動反革命的名義加諸我們，恐嚇我們，繼則逮捕我們，禁閉我們，甚至派第八軍軍隊武裝壓迫，以致我們的同志二人投江而死，使我們竟至受壓迫的痛苦不過，跑來前方，因無輪船，祇得步行，可憐許多學兵同志竟因旅費用盡，以至討飯度日，我們爲何要這樣呢？就是因爲「泰山可移志不可奪」，「身可死，而黨不可亡」。

親愛的官兵同志們！中國國民黨是總理審察中外的情形，應社會進化的需要而手創的革命黨，我們認定中國的國民革命，祇有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才能領導，所以才決心當一個中國國民黨的黨員，爲解放中國和全世界的被壓迫民衆而奮鬥。現在我們的黨已到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要趕快一致團結起來作救黨運動，才能貫徹我們的信仰呵。

我們救黨的辦法怎樣呢？

(一)擁護汪主席蔣總司令澈底改組黨和政府；

(二)否認在黨和政府未改組以前一切非法的命令和決議案；

(三)驅逐投機和跨黨分子鄧演達、徐謙、吳玉璋、惲代英輩；

(四)拿辦各地挑撥離間的搗亂分子；

(五)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是總理的遺志，而且在經濟、文化、政治、軍事、交通的利益上說，南京實優於武漢，請求迅速遷都南京。

以上的幾項辦法，是很重要的，望同志們一致團結起來，將他實現，本黨才能轉危爲安，最後我們高呼：

忠實的國民黨黨員團結起來！

擁護革命的領袖蔣介石！

驅逐破壞國民革命的鄧演達、徐謙！

鏟除鄧演達派往各處挑撥離間的反動分子！

澈底改造黨和政府！

武漢被通官兵告前方官兵同志書

八六

反三民主義就是反革命！

三民主義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民國十六年四月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08 85538

神學院藏書樓

